

石林避暑錄話

據項氏宛委堂本

石林避暑錄話

涵芬樓藏版

石林避暑錄話卷一

紹興五年五月梅雨始過暑氣頓盛父老言數十年所無有余居
既遠城市巖居又在山半異時蓋未嘗病暑今亦不能安其室每
旦起從一僕夫負榻擇泉石深曠竹松幽茂處偃仰終日賓客無
與往來惟棟樸二子門生徐惇立挾書相從間質疑請益時爲酬
酢亦或泛話古今雜事耳目所接論說平生出處及道老交親戚
之言以爲歡笑皆後生所未知三子云幸有聞不敢不識以備遺
忘

原本作亡黃
本作忘從改

屢請不已乃使棟執筆取所欲記則書之名曰避暑錄

話云六月十一日石林老人序

黃本與此同諸
本皆無此序

杜子美飲中八仙歌賀知章汝陽王璣崔宗之蘇晉李白張長史
旭焦遂李適之也適之坐李林甫譖求爲散職乃以太子少保罷
政事命下與諸

黃本同諸
本作親

戚故人歡飲賦詩曰避賢初罷相樂聖且

銜杯爲問門前客今朝幾箇來可以見其超然無所芥蒂之意則

子美詩所謂銜杯樂聖稱避賢者是也適之以天寶五載罷相卽

貶死袁州而子美十載方以獻

原本誤作秋語本均作獻從改

賦得官疑非相與周旋

者蓋但記能飲者耳惟焦遂名跡不見他書適之之去自爲得計

而終不免于

餘本作死

死不能遂

原本作終語本均作遂從改

其詩意林甫之怨豈至是

哉冰炭不可同器不論怨有淺深也乃知棄宰相之重而求一杯

之樂有不能自謀者欲碌碌求爲焦遂其可得乎今峴山有適之

窪樽顏魯公諸人嘗爲聯句而傳不載其嘗至湖州疑爲刺史而

史失之也

李文定公坐與丁晉公不合

黃本同諸本合字作相能二字

中嘗

諸本作常

鬱鬱不樂舊中

書省壁間有其手題詩一聯云灰心緣忍事霜鬢爲論兵凡數十

處此裴晉公詩也初不見全篇在許昌偶得其集云有意効承平

無功答聖明灰心緣忍事霜鬢爲論兵道直身還在恩深命轉輕

鹽梅非擬議葵藿是平生白日長懸照蒼蠅謾發聲嵩陽舊田里

終使謝歸耕裴氏

諸公本

之言猶及此豈坐李逢吉元稹故耶集中

又有在太原題廳壁一絕句云危事經非一浮榮得是空白頭官舍裏今日又春風則此公胸中亦未得全爲無事人綠野之游豈易得哉裴公固不特以文字名世然詩辭

原本作詞諸本均作辭從改

皆整齊閑雅忠義端亮之氣凜然時見覽之每可喜也

裴晉公詩云飽食緩行初睡覺一甌新茗侍兒煎脫巾斜倚繩牀坐風送水聲來耳邊公爲此詩必自以爲得意

諸本志

然吾山居又

黃本同諸本無又字

七年享此多矣今歲新茶適佳夏初作小池導安樂泉注

之得常熟破山重臺白蓮植其間葉已覆水雖無淙潺之聲然亦澄澈可喜此晉公之所誦詠而吾得之可不爲幸乎

歐陽文忠公在揚州作平山堂壯麗爲淮南第一上

黃本同諸本作堂

據蜀

岡下臨江南數百里眞潤金陵三州隱隱若

黃本無若字

可見公每暑時

輒凌晨攜客往遊遣人走邵伯取荷花千餘朵以畫盆分插百許盆與客相間遇酒行卽遣妓取一花傳客以次摘其葉盡處則飲酒往往侵夜載月而歸余紹聖初始登第嘗以六七月之間館于此堂者幾月屬

黃本同諸本作是

歲大暑環堂左右老木參天後有竹千餘

竿大如椽不復見日色蘇子瞻詩所謂稚節可專車是也寺有一僧年八十餘及見公猶能道公時事甚詳邇來幾四十年念之猶在目余今

諸本作余今

小池植蓮雖不多來歲花開當與山中一二客修此故事

余家舊藏書三萬餘卷喪亂以來所亡幾半山居狹隘餘地

原本作地餘諸

本均作餘地從改

置書囊無幾兩漏鼠齧日復蠹敗今歲出曝之閱兩旬纔

畢其間往往多余手自抄覽之如隔世事因日取所喜觀者數十卷命門生等從旁讀之不覺至日昃舊得釀法極簡易盛夏三日輒成色如渾

原本誤作渾諸本均作渾從改

醴不減玉友僕夫爲作之每晚涼卽相與

飲三杯而散亦復盎然讀書避暑固是一佳事况有此釀忽記

本黃

同商刻缺記歐二字毛刺記作書

歐文忠詩有一生勤苦書千卷萬事消磨酒十分之句

慨然有當其心公名德著天下何感于此乎鄒湛有言如湛輩乃

當如公言耳此公始退休之

原本誤作於諸本均作之從改

時寄北門韓魏公詩也

蘇子瞻在黃州作蜜酒不甚佳飲者輒暴下蜜水腐敗者爾嘗一

試之後不復作在惠州作桂酒嘗問其二子邁過云亦一試之而

止大抵氣味似屠蘇酒二子語及亦自撫掌大笑二方未必不佳

但公性不耐事不能盡如其節度姑爲

原本無爲字諸本均有從補

好事借以爲詩

故世喜

原本作善諸本均作喜從改

其名要之酒非麴蘖何可以他物爲之若不類

酒孰若以蜜漬木瓜櫨橙等爲之自可口不必以

諸本似本

酒也劉禹

錫傳信方有桂漿法善造者暑月極快美凡酒用藥未有不奪其

味况桂之烈楚人所謂桂酒椒漿者安知其爲美酒但土俗所尙

今欲因其名以求美亦過矣

王荊公不耐靜坐非臥卽行晚卜居鍾山謝公墩自山距州城邊

諸本作遠

相半謂之半山畜一驢每食罷必日一至鍾山縱步山間倦

則卽定林而睡往往至日昃乃歸率以爲常有不及終往亦必跨驢中道而還未嘗已也余見蔡天啓薛肇明備能言之子瞻在黃州及嶺表每旦起不招客相與語則必出而訪客所與游者亦不盡擇各隨其人高下談諧放蕩不復爲畛畦有不能談者則強之使諸本無使字說鬼或辭無有則曰姑妄言之于是聞者無不絕倒皆盡歡而諸本有後字黃本亦無去設一日無客者諸本無者字則歉然若有疾其家子弟嘗爲予言之如此也吾獨異此固無二公經營四海之志但畏客欲杜門每坐輒終日至足痺乃起兩巖相去無三百步閱數日纔能一往一楊所據如荊公之睡則有之矣陶淵明云園日涉以黃本同諸本作

而

成趣豈仁人志士所存各異非余頽墮

諸本作惰

者所及乎

萬法皆從心生心苟不動外境何自而入雖寒暑可敵也嬰兒未

嘗求附火搖扇此豈無寒暑乎蓋不知爾余

毛刻作近

見世有畏暑者

席地袒裼終日遷徙百計求避卒不得所欲而道途之役正晝烈日衣以厚衲挽車負擔馳騁不停竟亦無他但心所安爾近有道人常悟住惠林得風痺疾歸寓許昌天寧寺足不能行雖三伏必具三衣而坐自旦至暮未嘗欹偃每食時弟子扶掖稍伸縮卽復跣趺如故室中不置扇拱手若對大賓客而神觀澄穆膚理融暢疾雖不差亦不復作如是七年一日告其徒語絕卽化余嘗盛暑屢過之問重衣而不扇亦覺熱乎但笑而不答夫心無避就雖嬰兒役夫猶不能累况如若人者乎

諸本此條連上作一條黃本與此同

盧鴻草堂圖舊藏中貴人劉有方家余往有慶曆中摹本亦名手精妙猶記後載唐人題跋云相國鄒平段公家藏圖書並用所歷方鎮印記咸通初余爲荊州從事與柯古同在蘭陵公幕下閱此軸今所歷歲祀倏踰二紀薦罹多難編軸尙存物在時遷所宜興

嘆丁未年駕在岐山涿郡子謩記又書己酉歲重九日專謁大儀

遂載覽閱累經多難頓釋愁襟子謩再題鄒平公段文公也柯古

其子成式字也子謩不知何人涿郡蓋亦盧氏望

原本作望氏諸本均作氏望從改

蘭陵

公或云蕭鄴其罷相出爲荆南

諸本作州

節度使正咸通初成式終太

常少卿則所謂大儀也丁未僖

原本義作僖諸本均作僖從改

宗光啓二年己酉昭宗

龍紀元年此畫宣和庚子余在楚州爲賀方回取去不歸當時余

方自許昌得請洞霄思卜築于此山之下視圖中草堂樾館桃煙

磴羃翠亭等渺

原本作渺諸本均作渺從改

然若不可及今余東西兩巖略有亭堂

十餘所比年松竹稍環合每杖策登山奇石森聳左右詰曲行雲

霞中不知視鴻居爲如何但恨水泉不壯無雲錦淙

諸本作池

金碧潭

耳

謝康樂云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四者難并天下詠之以爲口實韓

魏公在北門作四并堂公功名富貴無一不滿所欲故無時不可

樂亦以是爲貴乎余遊行四方當其少時蓋未知光景爲可惜亦

不以是四者爲難得也在許昌見故老言韓持國爲守每入春常

日設十客之具于西湖且

諸本作且

以郡事委僚吏卽造湖上使吏之

湖門有士大夫過卽邀之入滿九客而止輒與樂飲終日不問其

何人也曾存之常以問公曰無乃有不得已者乎公曰汝少年安

知此吾老矣未知復有幾春若待可與飲者而飲則

二字黃本同
諸本作後從

吾之

爲樂無幾而春亦不吾待也余時年四十三猶未盡以爲然自今

思之乃知其言爲有味也

此條諸本連上爲
一條黃本與此同

近世學者多言中庸中庸之不可廢久矣何待今日非特子思言

之堯之告舜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所謂人

心者喜怒哀樂之已發者也道心者喜怒哀樂之未發者也人能

治其心常于未發之前不爲其發之所亂則不流于人心而道心

常存非所謂中乎通此說者不惟了然于性命之際

餘本同
本作正

亦自

可以養生盡年素問以喜怒悲憂恐配肝心脾肺腎而更言其所勝所傷每使節其過而養其正以全生保形夫性已得矣生與形固優爲之特論養生者分于五臟而吾儒一于心五臟非心孰爲之制是亦一道也往歲有方士劉淳珏年百歲餘及商毛刻作乃以給使事夏英公余嘗見其爲蔡魯公言懲忿窒慾爲損之義甚有理蓋深于素問者嘉祐末有黥卒亦百餘歲不知其姓名時人以郝老呼之善醫自言授法于至人往來許洛間程文簡公尤厚禮之爲文簡診脈預告其死期于期歲之前不差旬日常語人年六十始知醫七十而見素問每撫髀太息曰使吾早得此書與醫俱吾不死矣惜其見之晚而已傷者不可復也孔子曰仁者壽此固盡性之言何疑于醫乎

林下衲子談禪類以吾儒爲未盡彼固未知吾言之深也

黃本同諸本無也字

然吾儒拒之亦太過矣

黃本同諸本無矣字

易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

鬼神之情狀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說此何等語

原本作說請本均作語從改

乎若

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

家必有餘殃者

諸本無者字

則因果報應之說亦未嘗廢也晉宋間佛學

始入中國而未知禪一時名流乃有爲神不滅之論又有非之者

何其陋乎自唐言禪者寢廣而其術亦少異大抵儒以言傳而佛

以意解非不可以言傳謂以言傳

黃本同諸本作得

者未必真解其守之必

不堅信之必不篤且墮于言以爲對執而不能變通旁達爾此不

幾吾儒所謂默而識之不言而信

原本無不言而信四字諸本均有從補

者乎兩者未嘗

不通自言而達其意者吾儒世間法也以意而該其言者佛氏出

世間法也若朝聞道夕可以死則意與言兩莫爲之礙亦何彼是

之辨哉吾嘗爲其徒高勝者言之彼亦心以爲然而有不得同者

其教然也

歐陽文忠公平生詆佛老少作本論三篇于二氏蓋未嘗有別晚

罷政事守毫將老矣更懼憂患遂有超然物外之志在郡不復事
事每日請本閑適飲酒爲樂時陸子履知潁州公客也潁且其所

卜居嘗以詩寄之頗道其意末云寄語瀛洲未歸客醉翁今已作

仙翁此雖戲言然神仙非老氏說乎世多言公爲西京留守推官
時嘗與尹師魯諸人遊嵩山見蘇書成文有若神清之洞四字者
他人莫見然苟無神仙則已果有非公等爲之而誰其言未足病
也公旣登政路法當得墳寺極難之久不敢請已乃乞爲道宮凡
執政以道宮守墳墓惟公一人韓魏公初見奏牘戲公曰道家以
超生請本不死爲貴公乃使在丘壠之側老君無乃卻辭行乎公
不覺失聲大笑

歐陽氏子孫奉釋氏甚衆往往

真本同諸本無
甚衆往往四字

尤嚴于它士大夫家余

在汝陰嘗訪公之子棐于其家入門聞歌唄鐘磬聲自堂而發棐
移時出手猶持數珠諷佛名具謝今日適齋日與家人共爲佛事

方畢問之云公無恙時薛夫人已自爾公不禁也及公薨遂率其家無良賤悉行之汝陰有老書生猶及從公游爲予言公晚聞富韓公得道于淨慈本老執禮甚恭以爲富公非苟下人者因心動時法顯二字黃本同讀本作興法師住薦福寺所謂顯華嚴者本之高弟公稍從問其說顯使觀華嚴讀未終而薨則知韓退之與大顛事真不誣公雖爲世教立言要之其不可奪處不唯少貶于老氏雖佛亦不得不心與也

白樂天集自載李浙東言海上有仙館待其來之說作詩云吾學空門非學仙恐君此說是虛傳海山不是吾歸處歸則須歸兜率天頃讀盧肇逸史記此事差詳李浙東李君稷也會昌初爲浙東觀察使言有海賈遭風飄海中至讀本無至字一大山視其殿榜曰蓬萊

旁有一院局鑠甚嚴花木盈庭中設几案或人告之曰此白樂天院在中國未來耳唐小說事多誕此旣自見于樂天詩當不謬近

世多傳王平甫館宿夢至靈芝宮亦自爲詩紀之曰萬頃波濤木
葉飛笙歌宮殿號靈芝揮毫不似人間世長樂鐘聲夢覺時與白
樂天事黃本同 諸本作院絕相類乃知天地間英靈之氣亦無幾爲人爲仙

不在此則在彼更去迭來無足怪者

蘇子瞻亦喜言神仙元祐初有東人喬全自言與晉賀水部游且
言賀嘗見公密州道上意若欲相聞子瞻大喜全時客京師貧甚
子瞻索囊中得四黃本同 諸本作二十縑卽以贈之作五詩使全寄賀子由

亦同作全去訖不復見或傳妄人也晚因王鞏又得姚丹元者尤

奇之直以爲李太白所化

黃本同 諸本作作

贈詩數十篇待之甚恭

黃本同 諸本作作

諸本無符之 甚辭四字

姚本京師富人王氏子不肖爲父所逐去

黃本同 諸本作去

事建原本

誤作見 諸本均作建從改

隆觀一道士天資慧因取道藏徧讀或

諸本有 能字

成誦又多得

其方術丹藥大抵有口才

黃本同 諸本無 有口才三字

好大言作詩間有放蕩奇譎

語故能成其說浮沉淮南屢易姓名子瞻初不能辨也後復其姓

名王繹崇寧間余在京師則已用技術進爲醫官矣出入蔡魯公門下醫多奇中余猶及見其與魯公言從子瞻事且云海上海仙宮闕吾皆能以說致之可使空中立見蔡公亦微信之坐事編置楚州梁師成從求子瞻書帖且薦其有術宣和末復爲道士名元誠黃本同諱本作城力詆林靈素爲所毒嘔血死

張平子作歸田賦興致

諱本作意

雖蕭散然序所懷乃在仰飛纖繳俯

釣

諱本作敢

清流落雲間之逸禽懸清淵之鯨鰐吾謂此

諱本此字作釣弋二字

亦何

足爲樂人生天地之間要當

黃本同諱本無當字

與萬物各得其欲不但適一

己也必殘暴禽魚以自快此與馳騁弋獵者

黃本同諱本無者字

何異如陶淵

明言攜幼入室有酒盈樽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此真得

事外之趣讀之

諱本有能字

使人盎然覺其左右草木無情物亦皆舒暢

和豫平子本見漢室多事欲去以遠禍未必志在田園姑有激而言耳宜其發于胸中者與淵明不類也